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约翰·克里斯托夫
中

Jean
Christophe

许渊冲文集

〔法〕罗曼·罗兰 著 许渊冲 译

26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法]罗曼·罗兰著 许渊冲译

Jean Christophe

许渊冲文集 26



约翰·克里斯托夫

中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第五卷 市场

第一部

说是有秩序，又没有秩序。铁路职员随随便便，和和气和。旅客对规章不满意，但还是遵守规章——克里斯托夫到法国了。

通过了海关的仔细检查之后，他坐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夜色笼罩着湿透了的田野。车站上刺眼的灯光使暗影朦胧的天边平原显得额外冷清凄凉。一路上碰到的火车越来越多，汽笛声划破了长空，惊醒了昏睡的旅客。火车快到巴黎了。

到站前一小时，克里斯托夫就迫不及待地准备下车。他把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额头；他把纽扣一直扣到颈上，以对付小偷，据说巴黎扒手很多；他站起来又坐下去，把手提箱从网兜里搬到座位上，又从座位上搬到网兜里，上下折腾，来回搬动，总不只折腾二十回，而每回都要笨手笨脚地撞到坐在旁边的旅客，惹得人家生厌。

火车进站的时候，在一条黑暗的地道里停住了。克里斯托夫把脸压在玻璃窗上，看起来脸都压扁了，但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他转过身来看看同车的旅客，想从他们的眼神中找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伙伴，好打听到了什么地方。

但他们还没有睡醒，或者装作在睡，一脸的不高兴，谁也不动一动，没人管停车的事。克里斯托夫看到这一片死气沉沉，不免大为意外，这些目中无人、表情迟钝的家伙，简直不像他想象中的法国人！结果他只好灰心泄气地坐到旧提箱上，随着火车的颠簸而摇头晃脑，晃得自己也昏昏沉沉地入睡了，一直等到乱哄哄的开门声才把他吵醒……到巴黎了！……旅客都下车了。

他挤人，人挤他，就这样他挤到了出口，推开了要提行李的搬运工。像心眼多的乡巴佬，他以为人家都想偷他的东西。于是他就扛起那口宝贝箱子，也不管撞了人惹起前后左右的吆喝，只顾一个人在人丛中挤出一条路来。最后，他总算挤到了巴黎黏糊糊的街道上。

他担心他的行李，担心找不到住的地方，担心给来往的车辆撞倒，结果竟没有看看市容。头一件事是要找间房子住下。车站附近并不是没有旅馆，四面八方，客店的招牌在煤气灯下闪闪发光。克里斯托夫要找一家最便宜的，但看起来没有哪家他住得起。好不容易他在一条侧街上看到一家不太干净的客栈，楼下就是经济餐厅。招牌上写的是“文明客店”。一个胖子只穿一件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抽烟斗；一见克里斯托夫进门，赶快跑了过来。他一点也听不懂年轻人说的德国法语，但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粗头笨脑、初见世面的德国人：他不让人提他的行李，费了好大的劲也说不清楚他的意思。胖子就把他带上气味难闻的楼梯，走进一间不通风、靠天井的房子。胖子少不了要

吹嘘几句，说房子安静，听不到外面的嘈杂声，并且讨了高价。克里斯托夫听不大懂，又不了解巴黎的生活水平，肩膀还给箱子压痛了，就一口答应，要一个人自在一下。但胖子一走，他才发现房间脏得触目惊心；为了免得心里难过，他匆匆忙忙用油腻的脏水洗了一个脸，就出去了。他拼命想眼不见为净，鼻子不闻就不臭，何必自寻烦恼！

他到了街上。十月的雾浓得刺鼻，闻起来有股陈旧的巴黎味，那是郊区工厂吐出的烟味和城区居民呼出的污浊空气交织而成的。十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街上的煤气灯光摇摇晃晃，有如风中残烛。在半明半暗中，人潮挤来挤去。两辆马车迎面而来，互不相让，于是妨碍了交通，人潮就像给闸门挡住了。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来滑去。马车夫互相咒骂，电车又按喇叭又摇铃，吵得人耳朵都要聋了。这片喧哗，这种拥挤，这股气味，使克里斯托夫痛苦不堪。他刚站住一下，马上就被后面的人推得向前走，卷入了人流之中。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看不见，到处碰到的都是过路人，使他张皇失措。他从早上起就没有吃东西。但他到处看到的咖啡店都挤得人山人海，使他觉得胆小，又倒胃口。他问一个警察。但他说话太慢，警察不耐烦听完，耸耸肩膀，就转身走了。他机械似的继续向前走。有些人站在一家店铺前。他也像他们一样机械地站住了。那是一家卖画报和明信片的商店，陈列了一些少女的照片，有的只穿衬衣，有的连衬衣也没有；画报的插图都是些低级下流的笑话。几个孩子和年轻的女人

看着画报，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一个红头发的瘦姑娘看见克里斯托夫全神贯注，若有所思，就主动过来找他。他瞧着她，心里莫名其妙。她拉住他的胳膊，傻里傻气地笑了笑。他挣开了她的手，赶快走开，脸都气得红了。音乐咖啡厅一家接着一家，门口的广告上画着奇装异服的滑稽演员，想要招徕顾客。人越来越多；克里斯托夫看到这么多不怀好意的面孔，鬼鬼祟祟的闲人，油头粉面、气味难闻的妓女，觉得恶心。他感到浑身发冷。疲倦、虚弱、厌恶，越来越紧地缠住他的身心，使他头昏眼花。他咬紧了牙齿，加快了脚步。他离塞纳河越近，雾也越大。车马拥挤得把交通都堵塞了。一匹马滑倒在地上，侧身躺着，马夫拼命用鞭子打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给缰绳绊住了，挣扎了几回，又无可奈何地倒地，动也不动，好像死了一样。这个司空见惯的场面对克里斯托夫的满腔愤恨说来，正如满满的水杯里再加上一滴，水就溢出来了。这头可怜的牲口在大家冷漠无情的眼光下抽搐受苦，使他感到无边苦海中的微不足道——一个小时以来，他压制不住自己对禽兽不如的芸芸众生的反感，对这污浊的空气、对这不道德的世界，他再也忍受不了，满腔的愤怒如火山爆发一样，奔腾咆哮，使他连气都喘不出。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过路人见了不免奇怪：这个大孩子怎么痛苦得脸都痉挛了。他一直往前走，满脸的眼泪也不擦掉。人家站住来看他；他以为这伙人对他不怀好意，其实，如果他能看透人心的话，也许他会发现：有些人虽然难免有几分巴黎

人说反话的习惯，倒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但他什么也看不清，他的眼泪已经使他视而不见了。

他到了一个广场上的喷水池旁。他洗了洗手，浸了浸脸。一个报童好奇地瞧瞧他，说了几句打趣的话，评头论足，但并没有坏心眼，他还捡起了克里斯托夫掉在地上的帽子，交还原主。冰凉的池水恢复了克里斯托夫的精神。他平静了一点。他往回走，不再东张西望，甚至连吃东西的事也不再想，因为他不敢再打听，随便问一句什么话，都会使眼泪又流出来。他精疲力竭了，又走错了路，只好随便走，以为这一下可完了，自己已经迷路，不料却走到了他住的客店门口——原来他忘记了街名。

他回到他住的陋室。肚子空空，眼睛里好像有火，心情沉重，腰酸背痛，倒在一张椅子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地坐了两个小时。最后，他总算挣脱了这种麻木状态，上床去睡了。但他睡得不稳，昏昏沉沉，像在发烧，时时刻刻会忽然惊醒，以为自己睡了几个小时。房间里很闷，他从头到脚都觉得热；口又渴得要命；荒唐的噩梦纠缠不休，即使他睁大了眼睛，痛苦也像万箭穿心一般。半夜里他醒过来，感到一阵绝望，几乎要大叫大喊，他赶快用被单把嘴堵住，免得人家听见，自己也觉得疯了。他在床上坐了起来，把灯点着。他在冒汗，全身都湿了。他爬起来打开提箱，要找一块手帕。他的手摸到了一本古老的《圣经》，那是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克里斯托夫从来没有好好读过这本书；但在此刻，他却如获至

宝。这本《圣经》是祖父的，甚至是祖父的父亲传下来的。祖祖辈辈都在书后的空页上签了名，记下了一生中的大事，生年死月，婚丧日期。祖父用铜笔写粗体字，记下了他初读或重读某一章的年月日；书中夹满了发黄的小纸条，上面写下了老人的真情实感。这本《圣经》本来放在他床头的架子上；漫漫长夜，他睡不着的时候，就拿下《圣经》来，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推心置腹，和书交谈。书跟他做了一辈子的伴，直到他死为止，就像书以前陪伴他的父亲一样。一百年来全家人的喜怒哀乐都在书中留下了痕迹。有书做伴，克里斯托夫就不觉得那么孤独了。

他打开书来，翻到最阴暗的几段：

人生在世，就是不断地斗争，他的生活，就像一个雇佣兵的生活……

我一躺下就问：什么时候起来？我一起来又不耐烦地等天黑，心烦意乱，直到夜晚……

我说：床可以安慰我，休息可以解忧，你却用梦来吓唬我，用幻影来打扰我……

你什么时候才能饶了我？难道你就不能放松手，让我喘口气吗？难道我犯了罪？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人类的守护神啊！……

一切恢复原状：上帝折磨好人，就像折磨坏人一样……

上帝让我死！我也不会对上帝失去信心……

普通人的心不能了解无限的悲哀对一个痛苦的人有多大的好处。无论什么到了极限都是好的，因为物极必反，苦尽必定甘来。打击压迫、摧残心灵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那都是平常的喜怒哀乐，渺小自私的痛苦，舍不得失去的旧欢，为了新欢又不择手段，不惜堕落。克里斯托夫从古老的圣书吐露的苦难声中汲取了力量：从西奈山上，从荒凉的沙漠，从汹涌的海洋吹来的风，涤荡了他胸中的乌烟瘴气。克里斯托夫不再发烧了。他重新躺下，心平气和，一觉睡到第二天。等他睁开眼睛，白天已经降临。房间的丑陋，他看得更清楚，更感到痛苦孤独；但是他敢面对一切。灰心泄气已经一去不复返；剩下的只是男子汉大丈夫失意的忧伤。他重复《圣经》中约伯说过的话：

上帝让我死！我也不会对上帝失去信心……

他起床了，平平静静地开始战斗。

当天早上，他就决定开始行动。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两个年轻的同乡：一个是早年的朋友奥托·狄耶纳，和他叔父在玛伊巴合伙开布店；另一个是玛扬斯的犹太人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出版社工作，但克里斯托夫不知

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和狄耶纳很要好^①。他们童年的交情是爱情的前奏曲，甚至可以算是爱情。狄耶纳也喜欢过他。这个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胖娃娃，给独立自主、狂放不羁的克里斯托夫吸引住了；他拼命模仿他的举动，使人看了好笑，却使克里斯托夫又生气，又得意。那时，他们制订过轰轰烈烈的计划。后来，狄耶纳要学做生意，出门观光，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但克里斯托夫从同乡那里知道狄耶纳的消息，同乡之间常有书信往来。

至于西尔伐·高恩，他和克里斯托夫的关系却又不同。他们是小学的同学，小猴子喜欢捉弄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一上当就揍他。高恩并不还手；他在地面上打滚，滚得灰尘满面，直哭鼻子；但他哭而不改，恶作剧反而更厉害，简直没完没了——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托夫当真说要宰了他，他才吓得不敢再调皮捣乱。

克里斯托夫一早就出去了。他在路上停了一下，在一家咖啡店吃了早餐。他勉强自己不怕丢面子，决不错过说法语的机会。既然他要在巴黎生活，也许要住上几年，那就不得不尽快适应巴黎的生活条件，克服自己的反感。于是他强迫自己忍辱负重，不把咖啡店的伙计听他那半吊子法语时流露出来的嘲笑神气放在心上；这还不够，他还不能泄气，一定要用他的笨嘴笨舌去构造一些德语形式的法语句子，说来说去，一直说到人家听懂为止。

^① 见第二卷《清晨》。——作者原注。

他去找狄耶纳。按照他的习惯，只要心里有事，眼睛里看到的東西，都等于是视而不见。他头一次上街的印象是：巴黎又老又旧，不干不净。克里斯托夫看惯了新德国的城市，虽然古老，却又年轻，感觉得到有一股新生的力量使人自豪；现在看到开膛破肚般的巴黎街道，泥泞、黏糊的路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乱成一片的车马——车辆各式各样，有马车，有电车，有蒸汽机拉的街车——人行道上搭着木棚，转着木马（或者其他奇禽怪兽），广场上挤满了身穿礼服的塑像；说不出是哪个中世纪城市的残骸，虽然拥有现代化普选的特权，却并没有脱胎换骨，还看得出破落户的本性难移，使克里斯托夫看得目瞪口呆。头一天的浓雾变成了会湿透衣服的小雨。虽然十点多钟了，许多店铺还点着煤气灯。

克里斯托夫在胜利广场附近错综复杂的街道上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了银行街上的那家布店。一走进去，他以为在又深又暗的布店里首，一眼看到了狄耶纳和几个伙计在整理布匹。但他有点近视，怕看不准，其实，眼睛的直觉是很少出错的。有个伙计出来招呼克里斯托夫，听他通报姓名之后，布店里首的人忙乱了一阵子；他们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结果出来了一个年轻人，用德语对他说：

“狄耶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

“我想是的。他刚出去。”

克里斯托夫想了一想说：

“那好。我等他吧。”

伙计慌了，赶快加上一句：

“说不定要两三个小时才回来呢。”

“哦！那也不要紧。”克里斯托夫心平气和地答道，“我在巴黎没事。等上一天也不在乎。”

年轻的伙计目瞪口呆地瞧着他，以为他是说着玩的。不料克里斯托夫已经不再理他，的确满不在乎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背朝着街，大有安营扎寨之势。

伙计回到店铺里首，同别的伙计交头接耳，慌慌张张，叫人好笑。他们要想出一条妙计，来打发这个不识相的小子。

大家举棋不定，商量了几分钟，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狄耶纳先生走了出来。他的脸又宽又红，脸颊和下巴上有一条紫色的伤痕，胡子金黄，头发压平了，侧边有一条分线，戴了金丝眼镜，衬衣胸部扣着金纽，胖手指上戴着钻戒。他手里拿着帽子和雨伞，厚着脸皮朝克里斯托夫走来。克里斯托夫正在椅子上白日做梦，见他来吓了一跳。他一把抓住狄耶纳的胖手，亲亲热热地大叫大嚷，听得伙计们暗暗发笑，羞得狄耶纳脸红耳赤。这个神气活现的小人物自然有他的苦衷，不能和克里斯托夫重温当年的旧情；他心中算计好了，一见面就要摆架子，拉开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料他一见到克里斯托夫的眼光，马上就恢复了当年小伙计的地位，使他又气又羞。他赶快含含糊糊地说：

“到我办公室去吧……那里说话方便。”

克里斯托夫看出了他谨小慎微的习惯没改。

但进办公室后，他小心地把门关紧，并不请克里斯托夫坐下。他只站着，笨嘴笨舌地解释：“我很高兴……本来说要出去……他们以为我出去了……我是不得不去……只能谈一分钟……有急事要办……”

克里斯托夫恍然大悟：刚才是伙计说了谎，而谎话是狄耶纳同意说的，目的是要赶他出门。他不由得火冒三丈，但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只是干巴巴地说：

“没有那么忙吧！”

狄耶纳也吓了一跳。他这样不拘礼节，使狄耶纳非常反感。

“怎么不忙？”他说，“有笔生意……”

克里斯托夫看住他的脸：

“没有什么生意。”

胖胖的少老板低下了头。他恨克里斯托夫，怪自己在他面前怎么这样胆小。他结结巴巴、恨恨地说。但克里斯托夫打断了他的话：

“你看，”他说，“你知道……”

（这样亲热地称“你”，而不是客气地称“您”，仿佛刺了狄耶纳一刀，从一开始，他就想用表示疏远的“您”字在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鸿沟。）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知道。”狄耶纳说。

（他已经得到来信，知道克里斯托夫打伤了人，受到追捕。）

“那么，”克里斯托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我是逃难来的，我什么也没有。但我得活下去。”

狄耶纳等他说出要求。他听时得意扬扬——因为这一下可以表现他高人一头——但又局促不安——因为他不敢随心所欲地要克里斯托夫看出他的优越感。

“啊！”他神气十足地说，“这可麻烦了，可麻烦了。这里生活艰难，什么都贵。我们开销大。有这么多伙计……”

克里斯托夫目中无人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是来要钱的。”

狄耶纳下不了台。克里斯托夫接着说：

“你生意做得不错吧？顾客不少吧？”

“不错，不错，感谢上帝……”狄耶纳很谨慎地答道。

（他存了戒心。）

克里斯托夫狠狠地瞧了他一眼才说：

“你认识不少德国的侨胞吧？”

“不少。”

“那好，帮我一个忙。他们总会喜欢音乐。他们总有孩子。我可以给孩子上音乐课。”

狄耶纳显得很为难。

“怎么啦？”克里斯托夫问道，“难道你怕我不够格，会误人子弟？”

他要人家帮忙，倒像是他在帮人家的忙。而狄耶纳呢，如果不是克里斯托夫对他感恩戴德，他是不肯出一点力的；因此他打定了主意，即使只是举手之劳，他也懒得动手。

“哪里哪里！那对你是九牛一毛……不过……”

“怎么？”

“不过事情很难，很难，你看，因为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是的……一句话，那场官司，那个案子……要是人家知道……那我就为难了。那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看见克里斯托夫气得变了脸，他马上住口；但又赶快加上几句：

“这不是为我……我倒不怕……啊！要只是我一个人那倒好说……还有我叔叔呢……你也知道，布店是他开的，没有他，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越来越怕克里斯托夫变脸，怕他大发脾气，匆匆忙忙又加上一句（他本心并不坏；但既舍不得花钱，又不肯丢面子，心里很矛盾：如果要他帮克里斯托夫，那就只能出最少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感情报答）：

“我借你五十法郎好吗？”

克里斯托夫气得满脸通红。他朝着狄耶纳走去，样子好可怕，吓得狄耶纳赶快退到门口，把门打开，准备要叫人了。但克里斯托夫只把充血的脸靠近他的脸：

“猪猡！”他大喊一声，房屋都震动了。